

第二十一章 刺殺騷動

錦衣衛仍沿著線索調查，而太后那邊卻出了些變故。

冬天天氣嚴寒，太后年紀大了，不小心著了涼，便染上風寒，兒孫們紛紛探視聊表孝心。

皇帝百忙之中抽出時間親自侍奉湯藥，不過更多時候是剛剛痊癒的明月郡主陪著太后，除卻他們，來探視的還有各宮妃嬪以及王爺公主。

平安郡王郭越父母早逝，太后雖然不是他嫡親的祖母，但是對他頗多照拂，如今太后染恙，他向書院告了假，進宮探視太后。

看見平時慈愛和藹的老人面帶病容，郭越心裡一酸，不免感到難受。

太后精神不錯，先是問起他最近學業的事情，繼而又笑道：「瞧你現在這個樣子，倒有些像周舟。」

「周舟？」郭越微微一驚，意外至極，「皇祖母說的是《宋師案》裡的周舟？」太后聞言，眼睛一亮，「你也看《宋師案》？」她頗有種遇上知音人的感覺，「哀家近來看了一些話本子，最喜歡宋大人了。」

郭越連連點頭，見太后對這個話題似是很感興趣，說得更多了，「是啊，宋大人心思縝密，斷案如神，孫兒也喜歡。」說著，他不忘誇一誇澹台公子，「也難為澹台公子能寫出這麼一個人物來。」

聽他提到澹台公子，太后臉上笑意更濃，「越兒，你想不想見一見他？」

「見誰？」郭越微愣。

「當然是澹台公子啊。」太后笑了，「你皇叔孝順，聽說哀家近來喜歡《宋師案》，特意命晉兒去找澹台公子，已經好幾天了，可惜還沒找到，不過應該很快就能找到了，等找來澹台公子，你也來見一見。」

郭越應道：「好啊。」心裡卻忽然想到一事，表哥還不知道嘉宜妹妹就是澹台公子吧？太后如此喜歡《宋師案》，如果知道那是嘉宜妹妹所做……

他心念微動，佯做不經意地問：「皇祖母如果見到了澹台公子，該當如何？」

這是他忽然生出的念頭。嘉宜妹妹之前遭遇刺殺，危及性命，似乎到現在仍處於危險之中，提心吊膽，惶恐不安，若有太后為她撐腰，做她的後盾，甚至是讓她在宮中小住直至危險解除，豈不是一樁好事？而且她若得了太后青眼，對她日後也有不少益處。

太后想也不想，答道：「哀家若見到這位奇人，自然是要問一問，他是怎麼想出這些故事的？再問一問《宋師案》還有沒有第四部？對了，哀家還能滿足他一個心願……」她輕輕歎一口氣，「可惜還沒找到人。」

郭越深深吸一口氣，努力平復自己的情緒，「皇祖母，其實那個人遠在天邊，近——」

「越兒，莫非你就是澹台公子？」太后驚喜。

「不不不……」郭越連忙擺手，「當然不是孫兒，孫兒說那人近在眼前，是說她其實就在陸家表哥面前。」他稍微停頓了一下，忽地有些心慌，他答應過嘉宜妹妹要保密，但是話說到這裡已經沒有收回去的道理，而且他思前想後，這樣對嘉

宜妹妹也好。

於是他咬了咬牙，在太后催促的目光中，緩慢而清晰地道：「太后想見的澹台公子，其實是陸表哥的繼妹，從睢陽來的韓嘉宜姑娘。」

他話音剛落，就聽見不遠處一聲低呼，循聲望去，見明月郡主正端著藥碗站在那裡，想是剛過來。她眉目低垂，雪白的面容毫無表情。

太后也相當意外，「你是說，那澹台公子是個姑娘，你又是如何得知的？」

郭越點頭，「那是個絲毫不遜於鬚眉的姑娘，這件事她不想給人知道，連家人都沒告訴，孫兒也是偶然得知的。孫兒說給皇祖母知曉，還請皇祖母莫告訴旁人。」

「竟然是個姑娘，還真有意思。」太后哈哈一笑，待聽到孫子叮囑「莫告訴旁人」，她輕聲道：「那是自然。不過天下有這麼有趣的姑娘，哀家不可不見啊。」她想起一事，又道：「得讓人告訴你表哥，教他別找了。」

郭越含笑應了一聲，心裡有些歡喜，又有些不安。他心知這樣對嘉宜妹妹有益，然而想到未經她允許而將她的祕密透露給太后，他還是失信了，但願她不要怪他自作主張才是。

此時，韓嘉宜正和大哥陸晉一起說話。

近兩天更加寒冷，陸晉唯恐她受凍，又給她添了些冬衣，順便告訴她一些事情。關於幕後主使者，如今線索越來越明晰，他想，再過數日，他就能徹底解決此事。然而他剛開了一個頭，就忽然有人來報，說是宮裡來人了。

陸晉停下話頭，去見那名來自太后身邊的林公公。

「林公公，太后娘娘現在身體如何？」

林公公笑呵呵的，「勞大人掛念，好多了。咱家這次來，是奉太后的懿旨，請陸大人不必再找那位澹台公子了。」

「哦？」陸晉長眉一挑，「這是為何？」

林公公笑得越發燦爛，「陸大人還不知道吧？太后她老人家已經知道澹台公子是哪一個了，就是貴府的韓姑娘啊，從睢陽來的，太后歡喜得很，想讓她進宮一趟。」

陸晉神色微凝，「知道了。不過舍妹是澹台公子一事，太后娘娘是如何得知的？」

「這似乎是平安郡王提到的。」

陸晉目露了然之色，「原來如此，多謝林公公告知。」

韓嘉宜尚不清楚發生了什麼，只見大哥出去一趟，見了宮裡來的人後就神色凝重。她忐忑不安，小聲地問：「大哥，怎麼了？出什麼事了嗎？」

陸晉不答反問：「平安郡王知道妳是澹台公子？」

「啊？」韓嘉宜眨了眨眼，不明白大哥為什麼會突然提起這件事。

陸晉看她的神色，眸光一閃，心裡有些異樣，果然郭越是知道的，敢情這事只瞞了他一人？他原本以為只有陸顯知道。但很快，他就拋卻雜念，說起正事，「太后要見妳。」

「見澹台公子還是……見韓嘉宜？」

陸晉垂眸，「是見澹台公子，也是見韓嘉宜，太后知道了澹台公子是誰。」
韓嘉宜訝然，「怎麼會？」她心念微轉，就驚訝地問：「是平安郡王告訴太后娘娘的？」

「嗯。」陸晉定了定神，「不過妳也不必太擔心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宮中危險，我陪妳去就是。」

韓嘉宜對大哥信任無比，聽他這麼說，當即應道：「嗯，我不怕的。」

反正那件衣裳她一直穿著，大哥既然這麼說，肯定會有準備，絕不會讓她孤身涉險。

陸晉略一思忖，又解釋了一句，「別的機會羅北可以代替妳，但進宮見太后一事，他代替不了。」

一則容易暴露，惹人生疑，打草驚蛇，二來涉及欺君，真有人計較的話，會很麻煩。

他這般認真，韓嘉宜不由得笑了，「大哥，我知道的，我明白。」

正說著話，就聽聞長寧侯府那邊遞來消息，說是太后要請韓嘉宜進宮敘話，讓陸晉拿主意。

陸晉微微一笑，「我陪嘉宜進宮。」

他既然要把韓嘉宜帶進宮裡，自然也要把她平安地帶出來，是以做足了準備。進宮途中，兩人在馬車裡時，陸晉也不忘叮囑她，「進宮以後，不多言、不妄語，小心謹慎。」他想了想，又道：「吃的、喝的也要注意一些。」

聽了他的囑託，韓嘉宜更緊張了，大哥這般戰戰兢兢，彷彿皇宮是龍潭虎穴一般。她面容蒼白，睫羽輕顫，輕輕地點了點頭，「是。」

陸晉怕嚇著了她，微微一笑，溫聲安撫，「沒事，妳也不要太擔心了，有我呢。」韓嘉宜仰頭衝他笑了笑。

她知道大哥有安排，自己也特意準備過，然而就是緊張、害怕啊，這又不是她自己能控制的。

他們一進宮，就被帶到了太后的福壽宮。

太后興致很高，正在與明月郡主說話，聽說韓嘉宜來了，精神一振，忙道：「快快快，讓她進來。」她端正地坐好，又問明月郡主，「哀家看著可還精神？不失禮吧？」

明月郡主輕輕地搖了搖頭，面上隱隱含笑，「不失禮，太后娘娘是最有精神的老太太。」

太后輕舒一口氣，「這就好。」

說話間，只見陸晉陪著一個十四、五歲的姑娘走了進來。

往日一見到外孫就高興的太后這回目光卻越過了陸晉，直接落在他身旁的姑娘身上。

小姑娘身形修長，面容美麗又不失書卷氣，她年紀雖小，卻一臉沉靜之色，竟不像是初次進宮的模樣。

太后甚是歡喜，心中暗暗誇讚，果真不愧是澹台公子，落落大方，從容不迫，不

是普通小姑娘所能比的。

殊不知韓嘉宜緊張極了，她初入宮廷，見到宮殿巍峨莊嚴，進了福壽宮，又見到這世上最尊貴的女人，更加緊張。陌生的環境、陌生的人，還好她不是孤身一人至此，還有大哥陪著。她悄悄看一眼陸晉，心裡稍安，隨著他同太后施禮。

「快免禮，快免禮，到哀家這裡來。」太后衝韓嘉宜招手，喚其上前。

韓嘉宜想起大哥曾說太后和藹心善，是個慈愛的老人，她再看一眼陸晉，捕捉到他眼神中的鼓勵，輕輕一笑，就走上前去。

太后拉了她的手，仔細端詳，「妳真是澹台公子？妳才多大、及笄了沒有？那麼有趣的故事，妳是怎麼想到的？哀家聽說《宋師案》第一部是去年寫的，那時候妳更小吧……」

她一直以為澹台公子是個才華橫溢、知識淵博的男子，沒想到竟是個嬌滴滴的小姑娘，還長得這樣好看，十分合她的眼緣。

韓嘉宜穩了穩心神，一一回答，「回太后，是的，等明年五月就及笄……」

此刻太后眼裡只看得見「澹台公子」，心裡有許多問題要問，而被她冷落的陸晉則轉向了明月郡主。

他目光沉沉，不錯過她任何細微的表情。

「聽說郡主前段時間病了？」

「嗯？」明月郡主眸中漾起笑意，「我自小身體不好，你不是一直知道的嗎？」

她不想繼續這個話題，目光在韓嘉宜身上停留了一瞬，對陸晉道：「你這個妹妹挺有意思的，不是嗎？」

陸晉眸光輕閃，「是啊，挺有意思，她喜歡看書，家裡熱熱鬧鬧在辦壽宴，旁人都去聽戲，她倒好，躲在我書房看書……」

幾人正說著話，忽然皇帝的笑聲由遠及近——

「哈哈……朕聽說澹台公子找到了？朕也來見見。」

話音未落，皇帝大步走了進來，眾人連忙施禮。

太后笑道：「是找到了，還是個招人疼的小姑娘，皇上沒想到吧？」

皇帝瞧了瞧韓嘉宜，眼中閃過驚豔，但很快就收回了目光，視線在明月郡主和陸晉身上流連，眼睛微微眯起。

他輕咳一聲，簡單地誇了韓嘉宜兩句，便對陸晉道：「晉兒隨朕過來一趟，朕有些話要叮囑你。」

韓嘉宜聞言一驚，下意識地看向陸晉。

陸晉衝她微微點頭，露出一個安撫的笑容，示意她安心莫怕。

韓嘉宜想到他先時的囑咐，輕輕笑了笑，不安消散了許多。

大哥就在不遠處，她不是一個人，而且即便是一個人，也沒什麼可怕的。眼下在太后的宮中，瞧太后娘娘的態度，自己不至於有性命之憂，只要小心一些，別犯錯就行。

陸晉隨皇帝去了旁邊，太后這才注意到自己方才只顧著和嘉宜說話，忽略了明月郡主，她連忙衝明月郡主招手，繼而又對韓嘉宜介紹，「這是明月郡主，長妳幾

歲，妳叫她姊姊就是。」

韓嘉宜當然不敢直接就這麼叫姊姊。她認真施禮，「郡主。」

上一次老夫人壽宴，她遠遠見過明月郡主一回，這次再見，郡主似是清減了一些。

太后搖頭，「哎，叫姊姊就好。」

韓嘉宜無法，只得換了稱呼，「明月姊姊。」

她此言一出，太后笑了起來。

明月郡主蒼白的面頰上也染上一些笑意，開口道：「我不叫明月。」

韓嘉宜面露迷惘，隨即意識到明月郡主大約是封號，她還以為明月是小名，原來是自己想岔了。

果然，太后笑道：「明月是她的封號。」

正說著話，陸晉忽然進來，先衝太后施了一禮，繼而笑道：「太后，晉兒還有些事情，要先行告退。」

太后驚訝，「怎麼剛來一會兒就要走？」

「是皇上吩咐了一些事情，孫兒需要回家一趟。」陸晉輕聲解釋，停頓了一下，又道：「嘉宜得同我一塊回去，改日再來拜見太后。」

太后心裡不捨，但是心知皇帝的事情要緊，本欲說一聲「你先回去，嘉宜留下」，但轉念一想，單獨留一個小姑娘在宮裡也不大合適，反正今天人已經見到了，很合她心意，以後再找機會經常宣她進宮就是了。

「那行吧，你先忙正事要緊。」太后點頭，又命人去取了一塊玉牌，塞到韓嘉宜手裡，「這塊玉牌妳拿著，憑此玉牌進出宮都方便，哀家很喜歡妳，妳以後要常常進宮，陪哀家和郡主說說話。」

韓嘉宜不知該不該接受，見陸晉點頭，才乖乖地道謝、收下。

太后更加滿意，等他們走了有一會兒，仍念著他們，「天冷了，寶兒，妳說要不要派人追上去，給嘉宜送件衣裳？」

明月郡主神情怔忡，「太后，很喜歡她、很擔心她？」

「是啊，很好的小姑娘。」太后看著她，神情慈愛，「妳一直陪著我這老太婆，來個小姑娘也能陪妳說說話，哀家也很擔心妳。」

明月郡主「嗯」了一聲，垂眸，「我知道了，太后，我有些頭痛，想去躺一躺。」

「頭痛？趕緊叫太醫啊。」太后神情焦急，「肯定是因為這幾天照顧哀家又過了病氣，妳自己本來就沒好徹底。」

明月郡主輕笑著搖了搖頭，「不礙事，只是昨夜沒睡好，歇一會兒就好了。」

她態度堅決，太后也不好強硬，就點頭應允。

明月郡主回了自己所住的偏殿，耳畔不自覺響起太后的話。

她心想，太后很在乎韓嘉宜啊，若韓嘉宜有事，太后會很傷心吧？她雙目微合，不知怎麼，忽然想起方才韓嘉宜和她的對話——

「明月姊姊。」

「我不叫明月。」

明月郡主猛地睜開了眼睛，韓嘉宜不知道她的名字！

還有，陸晉那話是什麼意思？

她神情遽變，高聲道：「來人！」

很快，一個緋衣內侍出現，「郡主。」

「去，先讓他們停下！」

「停下？」緋衣內侍遲疑了一瞬，「這個……」

明月郡主又道：「備馬、備馬，我要出宮！」

因生父死於墜馬，明月郡主長大後雖學過騎術，但如非必要，她絕不碰馬，可如今情況緊急，也顧不得許多了。

她騎著馬出了宮，一路疾行，許多畫面在她腦海裡如走馬燈般一一浮現。

天陰沉沉的，寒風凜冽，烏雲密布，似是要下雪了，她沒有穿大氅，卻絲毫感覺不到冷意，心裡只有一個聲音——一定要趕上去，阻止他們！

與此同時，陸晉乘坐的馬車已經拐過永濟街。

街上行人寥寥，有小攤販在街邊寒風中叫賣。

忽然，斜後方衝出來一個人，渾身血汗，形容狼狽，雙手舉著一塊布帛，跪在路中間，口中高呼，「瑞王反了！瑞王反了！」

馬車驀然停下，馬車裡響起一個年輕男子的聲音，「瑞王反了？證據呢？」

「證據在此，要面呈陸大人。」

少時，車簾微動，一個面容冷峻的男子從馬車下來，走向跪倒在地的他，「哦？我也來看看是什麼證據。」

陸晉朝這人走去的同時，隨行的侍衛也警惕地持刀跟上，此時，馬車旁邊尚餘下四個侍衛守著。

口稱「瑞王反了」的男子雙目忽然一道寒芒閃現，在陸晉彎腰去接他手裡的證據時，身形忽地暴起，手裡如變戲法一般掏出一把匕首，直直地揮向陸晉的眼睛。陸晉雙眸微眯，身體後傾，同時拔刀出鞘。

這變故來得突然，幸好他身邊的侍衛反應也不慢，紛紛揮刀砍向刺客。

然而那刺客似是泥鰍一般，滑不溜丟，並沒立即被壓制住。

街邊叫賣的攤販也像變了個人一樣，從攤子下、身後取出兵刃，向他們撲來。

守著馬車的四名侍衛也加入戰鬥，不知不覺間離馬車越來越遠，甚至最後連車夫都跳下車迎敵。

此時，一家臨街酒樓二樓靠窗的位置，一名個子矮小的男子握著手中的弩，他對街上兵刃相接的騷動不感興趣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著馬車。

他心裡很清楚，喊冤的人也好、偽裝成攤販的刺客也罷，都只是幌子，他們今天的任務目標其實是馬車裡的那個人。

這大概是他們的最後一次機會，一定不能再失敗了。

周遭的一切似乎都影響不了他，他手中的弩箭可以連續多發，不管馬車裡的人坐在什麼位置，他連馬車都能射成篩子，何愁取不了那人性命？而且更重要的是，箭矢上塗有劇毒，見血封喉。

他估摸了一下馬車內的佈局，微微眯起了眼睛。

他緩緩扣動機括，利箭立時要飛出。

「住手！」

突然間一個女子尖利的聲音伴著馬蹄聲傳來，他手微微一顫，利箭「嗖」的一聲飛出，但看清馬背上那個女子的面容時，他輕輕「咦」了一聲，手裡的弩箭卻不受控制地射出了第二箭、第三箭……

明月郡主趕到永濟街時，就心想不好。

雪花紛紛落下，她一眼就看到那向馬車飛來的毒箭，她摘下髮簪狠狠地刺進馬的眼睛，馬受疼，悲鳴一聲，前蹄高揚，撞上了馬車。

與此同時，毒箭擦著馬車飛過，射在地面。

這匹馬身形高大，這一撞幾乎將馬車撞散架，套著車的灰馬不由得向旁邊偏移了數尺。陸續飛來的第二支、第三支箭先後射中了灰馬，馬車轟然倒地。

而明月郡主身下的馬因為疼痛，舉著前蹄掙扎，竟將她生生甩下了馬。

眼見著碗口大的馬蹄向她的腦袋踏來，閃著寒光的馬蹄鐵猶如利刃，讓她心口一緊，恍惚間竟浮上一個念頭——原來她的死法和爹爹挺像的。

就這樣結束，其實也挺好……

忽然，馬的身子歪了一下，馬蹄仍踏下來，卻是偏了一些，落在了她胸腹之間，且力道比她想像中要輕很多，她沒被馬踩死，然而疼痛仍是鋪天蓋地席捲而來……

她看見那匹馬倒了下去，馬脖子處有一柄刀，鮮血自馬脖子流出，很快就將地面染成了一片紅。

她看見了飛奔而來的陸晉，隱約猜到是他擲的刀，她動了動唇，「馬車裡的人……」陸晉看著躺在血泊中的女子，她此刻的形容是他從未見過的狼狽。

他神色複雜，「馬車裡根本沒有人。」

這段時日他處處留心，在韓嘉宜身邊設下重重守衛，就為了不給任何人可趁之機，即使從皇宮回去的路程不長，他也早早做了準備。

他隱隱猜到了幕後那人是誰，但是沒想到她會在緊要關頭來這麼一齣。

刺客已被拿下，他盯著眼前和自己一起長大的女子，只見她聽完這句話後神情古怪，似悲似喜，卻輕輕合上了眼睛。

「那……也好。」

原來馬車裡沒人啊……

明月郡主自嘲一笑，懸著的心卻放了下來，漸漸意識全無。

第二十二章 不可告人之事

這一天雪下得很大，鵝毛般的雪花紛紛落下，很快在地面上積了一層。

福壽宮上下安靜端肅，大氣也不敢出。

今日太后召了長寧侯府的韓姑娘進宮敘話，出宮後天氣轉寒，明月郡主出宮送衣，卻陰錯陽差被馬踩傷。

皇帝盛怒，令太醫院上下治好明月郡主。

太后擔憂而又自責，默默垂淚，祈禱明月郡主早些醒過來。

太醫瞧過後，告訴皇帝和太后，「郡主此次性命無礙，只是……」

「只是什麼？」皇帝冷眸微眯，滿面寒霜。

戰戰兢兢的老太醫大著膽子稟道：「只是傷了心肺，恐難徹底痊癒……」他覷著皇帝的神色，見其隱隱有發怒的徵兆，連忙補充道：「當然，好生調養的話，也、也不會傷及性命……」

皇帝眼中泛出冷意，「也就是說，郡主後半生都離不開湯藥了？」

老太醫正欲答話，忽然有宮女一臉喜意地來稟報，「皇上、太后娘娘，郡主醒了。不過郡主醒來以後，要見的第一個人不是皇帝，不是太后，而是陸大人。」

皇帝神情古怪，「她要見晉兒？」

宮女回道：「是的，郡主是這麼說的，說是要談關於受傷的事情。」

皇帝容色稍緩，將視線轉向沉默地站在一邊的外甥，「那晉兒去吧。」

陸晉頷首，「是。」

他正好也有些話想要問一問她。

陸晉小時候也住在太后的福壽宮，但是明月郡主所住的地方，他卻很少來。他一走進去，目光所及之處盡是整齊的書。

他心念微微一動，心想，嘉宜也愛看書。

明月郡主面色蒼白，斜倚著引枕，看到他，輕輕扯了扯嘴角，「陸晉……」

雖然陸晉擲刀殺死了那匹馬，減輕了馬下踩時的力度，但是踏在她胸腹之間的那一馬蹄，仍讓她直到現在每次開口都疼痛異常。

房間溫暖，可她額上卻因為疼痛而滲出了層層冷汗。

她緩緩吸了一口氣，儘量讓自己的聲音平穩些，「你是不是都知道了？」

她被馬踩傷後，他迅速趕來，站在她身旁看著她。那一瞬間，她就明白了，他絕對知道幕後那個人是她。

「是。」陸晉毫不遲疑地點頭，黝黑的雙眸盯著明月郡主，眸中分明帶了幾分森然之意，「為什麼？」

明月郡主蒼白的嘴唇扯出一抹笑意，合上眼睛，聲音很輕，「我最一開始以為她知道了我的一個祕密。」

「最一開始？」陸晉輕嗤一聲，「那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我又想，她大概不知道，我總不能枉殺了她，而且，你還護著她。」

陸晉眉眼冷然，「妳後來想的沒錯，她確實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
明月郡主長睫輕顫，目中閃過迷惘，「什麼意思？」

陸晉淡淡地看著她，「因為知道妳祕密的那個人，是我。」

此言一出，明月郡主瞬間睜大了眼睛，一臉不可置信，「你說——什麼？」她重重咳嗽了幾聲，痛得捂住胸口，蒼白的臉頰染上一些病態的紅，「不可能！你不會知道的！」

陸晉黑眸深沉，不疾不徐道：「老夫人過壽那天，皇上去了長寧侯府，人還沒走就不見了蹤跡，我去花園找他，在假山那邊看見了一些事情……」

從他提到「老夫人過壽」開始，她就心頭緊縮，待他說到後面，她一張臉血色褪盡。她忽然想到了那只耳墜，連連搖頭，「不對，你在撒謊！我那天分明撿到了一只琉璃耳墜……」

「琉璃耳墜？就因為一只琉璃耳墜，妳就認定嘉宜知道了妳的祕密，三番兩次想要她性命？！」陸晉心中怒氣升騰，卻仍有意壓低了聲音，「妳親眼看到她了？沒有吧？妳也只是撿到了一只耳墜而已。可是一只耳墜又能說明什麼？它可以是提前掉在那兒的，也可以是旁人拿著她的耳墜落下的……」

他猜測，當時皇帝和明月郡主都沒有真正看到嘉宜，否則不會在事後通過耳墜去打聽她的身分。大概真如明月所說，他們的線索只有那一只耳墜。

陸晉聲音更低，「需要我重複一下你們當時說的話嗎？」

明月郡主瞬間瞪大了眼睛，伸出雙手掩住了自己的耳朵，「你別說了！陸晉，你不要說了！」

她再抬頭時，已是滿面淚痕。

「我知道了妳的祕密，妳是不是要派人殺我了？」陸晉黑眸沉了沉，追問。殺了他嗎？明月郡主眨了眨眼，胡亂點頭又搖頭，似乎沒聽懂他在說什麼。陸晉目中隱含怒意，「就因為知道了妳的一個祕密，甚至那根本是不可能說出去的祕密，妳就要下殺手？！」

即使嘉宜真的知道這件事，他敢肯定，她絕不會說給他人知曉。

明月郡主放下掩住耳朵的手，神情怔忡，美麗的眼中毫無神采，「陸晉，你是不是也覺得我骯髒、下賤又噁心？我是收封的郡主，卻和皇叔有不倫的感情……」陸晉猶豫了一瞬，沒有正面回答，「十月初四，在梨花巷，我曾問過妳，是否有需要幫忙的地方。」

明月郡主微微一怔，想到了此事。

「我那時候不覺得妳骯髒、下賤、噁心，我只覺得……」

「哈哈。」明月郡主回想起舊事，忽然明白了他當時話裡的意思。她笑著打斷了他的話，淚珠順著眼角滑落，「可憐，是嗎？你覺得我可憐是嗎？」她伸手掩面，「你說那時候不覺得，是不是現在覺得了？一個和叔叔糾纏不清的女人，不僅是你，連我自己都覺得髒。」

陸晉雙眉微皺，「我現在覺得妳不好，倒不是因為妳和皇上之間的事情，而是妳因為自己的猜測而試圖殺人滅口，妳怕祕密暴露，而嘉宜又何其無辜！」

明月郡主合上了眼睛，「陸晉，我也無辜啊。我那個時候比你妹妹還要小一些。我隱隱約約知道這是不對的，可他說我是他生命中的一輪明月……」

陸晉心中一凜，「明月」這個封號是六年前正式封的，她今年十九歲，也就是說她那時只有十三歲？！

她是忠臣之後，父母去世時，皇帝剛登基，太后憐她孤苦，把她接進宮裡，後來又昭告天下，正式認她做孫女，那個大她十一歲的男人是她名義上的皇叔。小時候，相較於沉默寡言的陸晉，無疑是她更得皇帝和太后的歡心。她沒有親人，於是把所有的孺慕之情都傾注到皇帝和太后身上，直到他們的關係發生變化。

一開始，她是不願意的。她從小的認知和彼此的身分讓她無法接受這一切，偏偏她不能告訴任何人，也拒絕不了他。她想，她那個時候應該是恨他的，可是時間久了，她竟分不清對他究竟是什麼感情了。

她既想永遠和他在一起，又想徹底遠離他，一生再不相見，然而這兩樣，她一樣都辦不到。

他們雖非親叔侄，但是在天下人眼裡，名分已定。

他極其注重名聲，自十六歲登基以來，勤政愛民，不好女色，後宮只有一后數妃。他不願意公開要自己名義上的侄女，但他也不同意放她出宮嫁人。

而她自己也深陷情感與倫理的掙扎，自厭自憐。她不想如他所願捨棄了身分，隱匿於後宮中，因為她過不了心裡的那道坎，也覺得無顏面對太后。

從小到大，她都是拿他當叔叔看的。在世人眼中，他也確實是她的叔叔。

兩人僵持著，不知不覺已經過去了數年。

「你這段時間一直護著你那個妹妹，不讓她受傷，可是那個時候有誰來護我啊？」

明月郡主睜著眼睛，淚水大滴大滴地掉。

陸晉皺眉，他今年才知道他們的畸形關係，原來已經六年了嗎？他沉聲問：「太后知道嗎？」

明月郡主自嘲一笑，「我怎麼能讓她知道？」

她最割捨不下的就是太后了，那是這世上唯一肯真心對她好的人，她怎麼敢讓太后知道她這麼不堪？

確切的說，她和皇帝的事情，她不能給任何人知道，也不允許任何人知道，宮裡上下都是瞞得死死的。

她在人前端莊冰冷，如空中寒月，可沒有人知道，她時常自厭自棄，幾乎到了一種病態的地步。她當然清楚，就算韓嘉宜看到了，八成也不敢說出去。可萬一她說了呢？即使對方不說，那也知道她的醜事啊，會在心裡編排她、鄙夷她、唾棄她……

她甚至在夢裡都看到陸晉那個妹妹一面戴耳墜，一面用一種鄙夷的眼神看著她……

不能這樣，一定不能這樣！

「所以，妳就要殺了她？」陸晉雙眉緊鎖。

明月郡主閉上了眼睛，「你把她護得密不透風，他們很少有下手的機會，只能硬碰硬。這一次佈置周密了些，可是，我反悔了……」

陸晉那句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的話、韓嘉宜竟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以及太后對韓嘉宜的喜愛，都動搖了她的殺心。不過，她沒想到這一番阻止，差點搭上自己的性命。

方才躺在床上時，她也在想，如果就那麼去了，或許還不錯。至少旁人提起來，會說一句「哦，可惜了，死法和她爹很像」，而不是「知道嗎？她和皇上不清不白，她可是要管皇上叫叔叔的啊」。

聽她提到反悔一事，陸晉眼中冷意頓減，神色略微緩和了一些。

今天他也在場，自然知道發生了什麼。他事後清理現場，發現了毒倒灰馬的毒箭，也捉到了隱藏在臨街二樓的箭弩手，不管她最初是怎麼想的，至少那一刻，她確實是真心想阻止這場刺殺，甚至為此差點賠上自己的性命。

「我很好奇，」陸晉目光沉沉，「季安怎麼會願意為妳賣命？我起初以為這是皇上的意思，後來我發現我想岔了，竟然是妳授意的。」

他在最一開始並沒有懷疑到明月郡主身上，一則她是孤女，手上沒多少勢力。二則她幼時行事瀟灑大方，給人一種萬事皆不放在心上的感覺。相反的，他的皇帝舅舅很重視名聲。

「季安？」明月郡主皺了皺眉，臉上浮起一抹古怪的笑意，「因為我手上有他的一個把柄，那個把柄，足以要他的性命。」

「妳說的把柄，是指他暗中的勢力？」陸晉略一沉吟。

皇上身邊的太監竟然暗中有自己的勢力。沒關係，他可以借這個機會，瓦解剷除。明月郡主只扯了扯嘴角，沒有再說話。

季安的人本事太差了些，第一次動手是在郊外，那次陸晉也掉落山崖，差點死掉。她到底是顧念同陸晉一起長大的情分，也不想添更多罪孽，特意叮囑了季安的人，殺韓嘉宜，莫牽累旁人，尤其是陸晉。

現在陸晉竟然告訴她，韓嘉宜根本不知道她的祕密，掌握了她的祕密的，其實是陸晉？

明月郡主只覺得荒謬無比，她要殺陸晉嗎？笑話，她連韓嘉宜都殺不掉，又怎麼殺死陸晉？何況陸晉如果真死了，恐怕太后能丟半條命。最重要的是，現在已經不是她殺不殺他的問題，而是她的命捏在他手上。

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」明月郡主聲音很輕，還裹挾著沙沙的風聲，胸腹之間被馬踩了一下，現在呼吸對她而言都變得艱難無比，更不要提開口說話了。

「太醫說能保妳性命，只是傷及心肺，要落一輩子的病根。」

「一輩子？」明月郡主纖細的眉毛緊皺，似是沒明白他在說什麼，甚是驚奇，「你不殺我？」不等陸晉回答，她又重重地喘息幾聲，自嘲一笑，「哦，是了。你若是殺了我，跟他也不好交代。這醜事不能公諸於眾，大家還都得死死瞞著。」

陸晉長眉擰起，「按我朝律例，殺人未遂，未造成死傷，罪不至死。為了阻止這一場刺殺，妳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，險些葬身於馬蹄之下，病痛還將伴隨妳一生。於法於理，我都不會殺妳。」他停頓了一下，「太后拿妳當親孫女看待，妳今日出事，她自責不已。妳若就此喪命，她老人家定然傷心欲絕。」

今天事情的真相，皇帝和太后還不是很清楚，尤其是太后，她還只當明月郡主受傷是巧合。

明月郡主初時還帶著一些自嘲的笑意，待聽他提到太后，神情微僵，眼淚慢慢滑落，「是我對不起太后，有負她的教導。」

她不是太后最疼愛的晚輩，但太后卻是這世上最疼愛她的那個人，太后教她良多，而她不但和皇叔有了首尾，還要做殺人的勾當，如果太后知道疼愛的孫女是這種德行……

她不敢再想下去。一想到太后的失望，她胸口似乎有重物壓著，悶得發疼，更加自厭。

「不要告訴她……」明月郡主聲音極低，像商量，又像祈求，「別說我去殺人，別說我和他的事情，也別那樣想我。陸晉，我也不想那麼……髒的。」

陸晉沉默了一瞬，「我還是那句話。你們雖名為叔侄，卻非同宗同源，妳和他在一起，不管是出於被迫還是心甘情願，都不能說髒，我不會因此而瞧不起妳，因為那不是妳的錯。妳錯的，是為了掩蓋這一點去傷害無辜的人。」

明月郡主定定地看著他，他說那段不倫的關係不是她的錯……

他說不是她的錯……

陸晉雙目微斂，繼續說道：「雖然說，今天即便沒有妳的阻止，嘉宜也不會有事，但我依然慶幸妳的出現，至少能讓我確定妳還不算無可救藥。」

也是因此，他願意再給她一次機會。

「死罪能免，活罪難逃，妳做錯了事，總歸是要付出代價的。待妳身體好轉，該有的懲罰還是會有的。」

「陸晉……」明月郡主怔怔的，心緒起伏，最終卻只說了一句，「你說的對。」

「從妳五歲進宮開始，我們相識也有十四年了。那天在梨花巷，妳說我的事妳不管，妳的事我也別問。不過，如果妳真有需要幫忙的地方，看在太后的面子上，我不會袖手旁觀，但若妳再有惡念……」陸晉將眼中浮起的冷意藏下，「我絕不饒妳。」

明月郡主睫羽低垂，良久才道：「好，我知道了。」

陸晉離開時，皇帝和太后正擔憂而焦急地在外等候，他們也沒與陸晉多說什麼，直接去探視明月郡主。

他出宮時已經很晚了，入夜以後格外寒冷，地上的積雪已有許寸厚，不過路上光線倒還算亮堂。

幕後主使者揪出，嘉宜以後會安全許多，他本該鬆一口氣的，可心頭卻沉甸甸的。等他回到梨花巷陸宅，驚訝地發現，韓嘉宜房間的燈還亮著。

陸晉猶豫了一瞬，上前輕輕敲門，「怎麼還不睡？」

他話音剛落，門自裡面打開，露出了一張嬌美清麗的臉。

昏黃的燈光下，他的繼妹正笑盈盈看著他，一臉喜意，「大哥，你可算回來了！」深夜裡，一盞燈、一張笑臉，讓他的心不自覺悸動。

陸晉輕咳一聲，「妳在等我？」

「是啊，等了好一會兒，我都等得餓了。」韓嘉宜笑道，「大哥也餓壞了吧？我讓廚房準備了一些酒菜，大哥快來吃一點吧。」

她笑著招呼陸晉進去。

陸晉平復了一下呼吸，隨她入內。

桌上是簡單的小菜，還有一壺溫著的酒。

韓嘉宜一面掩門，一面解釋，「這是廚房新熱過的，不冷。」房中存了些熱水，

她倒了一些讓陸晉洗手。

陸晉的視線落在還散發著嫋嫋熱氣的酒，詫異道：「妳燙的？」

韓嘉宜點頭，臉上帶些得色，「是啊，我燙的。」

父親韓方生前喜歡喝酒，她雖不會喝酒，卻意外學了燙酒的本事。

「怎麼想起燙酒了？」陸晉輕輕搖了搖頭，在她的招呼下坐了。

韓嘉宜笑了笑，沒有立刻回答。她稍微彎了腰給兩人斟滿酒後，才慢慢坐下，輕聲道：「慶祝找到幕後主使者啊！大哥，那人和明月郡主有關，對不對？」

陸晉剛端起酒杯的手微微一顫，有兩滴酒濺出，落在他虎口處。他放下酒杯，「為什麼這麼問？」

韓嘉宜也不瞞他，「太后讓澹台公子進宮，大哥你說，皇宮危險，而且你不能保證幕後主使者不在宮裡。當然我知道大哥行事小心，可我想，你可能想說的是，你懷疑幕後主使者就在宮裡吧？順著這個思路的話，那麼我當時告訴你的三條線索，大概只有第三條有點可能。老夫人壽宴那天，宮裡來的客人只有兩個，就是明月郡主和皇上。哦，不對，還有他們帶來的隨從……」

她聲音不高，但一條一條都說在了點子上。

陸晉輕輕「唔」了一聲，沒有說話。

「今天我們剛從宮裡出來，大哥你就安排我先走。我後來聽說出事了，郡主也受傷了。我問那個錦衣衛大哥知不知道郡主的名字……」韓嘉宜停頓了一下，緩緩說道：「他說，郡主的閨名似乎是寶璋。」

陸晉雙目微斂，「嗯，她是叫寶璋。」

「哦，那寶兒可能就是她的小名了。」韓嘉宜輕輕歎了一口氣。

她今日提前回了梨花巷，自己思來想去琢磨了很久。待知道郡主受傷以及郡主的名字後，她逐漸有了更多的猜測。郡主既沒成親，又沒婚約，與人私會雖然不大好，可也沒嚴重到要買兇殺人的地步啊，除非與她私會的人有問題。

陸晉輕輕點了點頭，「是，她的小名是叫寶兒。」

不過這個小名明面上只有太后叫，旁人都是客客氣氣地稱她一聲「郡主」。

陸晉喝了一口酒，「幕後主使者已經揪出來了，妳以後就安全了。」

「真是郡主嗎？」韓嘉宜瞪大了眼睛，雖然差不多猜到了，但見陸晉不否認，她仍是暗暗心驚，「她今天怎麼受的傷？嚴重嗎？」

會……死嗎？

陸晉看了她一眼，簡單地說了明月郡主出宮阻止刺客，被馬蹄所傷的經過。

韓嘉宜聽得一愣一愣的，只覺得匪夷所思。她在話本子裡都不敢這麼寫，帶著馬蹄鐵的馬蹄踩下來，那畫面她只要想想，就不寒而慄。

「傷及心肺，能保住性命，但後半輩子都要與湯藥為伍了。」陸晉輕聲說。

韓嘉宜輕歎一聲，一時也說不上來自己心裡是什麼感受。

她也端起了酒杯，嘗試著喝了一口，眉毛、眼睛都皺在一起，「大哥，如果有證據證明是她要殺我的話，朝廷會治她的罪嗎？」

「嗯？」陸晉搖了搖頭，「不會。」

韓嘉宜覺得有些不是滋味，「也是，她是金枝玉葉，我是平民丫頭，怎麼會治她的罪？大哥還和她是青梅竹馬……」

聽她提起自己和明月是青梅竹馬，陸晉心口驀地一緊，打斷了她的話，「不是這樣，和青梅竹馬沒關係，和身分也沒關係，主要是因為此事不能拿到台面上來說，她畢竟是敕封的郡主。」他輕聲安慰她，「不過，老天已經懲罰了她，終生與病痛相伴，並不比律法應判的輕。」

還有她一直深受這件事折磨，那才是真正折磨明月郡主的事情。

韓嘉宜「嗯」了一聲，心想也是。她之前翻看過律書，知道如果嚴格按照本朝律法處置的話，明月郡主這種殺人未遂的情況，根本不會判多重，何況她還是太后面前的紅人，朝廷也要顧忌太后啊。

不過她心裡到底有些憋悶，她數次遭到刺殺，如果不是福大命大，只怕已經入土很久了，可她也清楚，這是無奈之舉。她重重地歎了口氣，頗不放心，「那她以後還會殺我嗎？我那天根本什麼都沒看到，我連和她私會的人是誰都不知道！」

她的臉因為喝酒染上一些紅暈，此刻眉毛輕皺、暗暗發愁的模樣落在陸晉眼裡，可憐又可愛。

他微微一笑，搖了搖頭，「不會，我不會再讓她傷害妳，而且她也知道了，妳對此事一無所知。」

韓嘉宜「哦」了一聲，又試著喝了一口酒，才放下酒杯，以手托腮，「那她私會的人是誰啊？總不會是皇上吧？」

她話一出口，清楚地看到陸晉手裡的酒杯抖了一抖，眼中寫滿了驚訝。

韓嘉宜瞬間睜大了眼睛，「不是吧？」

她知道「寶兒」是明月郡主後，也想到了同明月郡主私會的人有問題，可是她無論如何都不敢往皇帝身上想的，然而陸晉的反應明明白白地告訴她，她說中了。難怪壽宴那天，大哥急急忙忙地帶著她躲起來。難怪他就是不肯告訴她，明月郡主私會的人是誰……

她有點懵然，「皇上和郡主，這、這不是……」

太后正式認了明月郡主做孫女，讓她的名字上了玉牒，那明月郡主就是皇帝的侄女啊。

陸晉「嗯」了一聲，心想她受此事之累，多日寢食難安，如今既然已經猜到了真相，他也就沒必要刻意隱瞞。

韓嘉宜仍沉浸在驚訝中，「那為什麼是郡主想殺我，而不是皇上？」

按常理來說，不應該是皇帝更注重名聲嗎？難道郡主是在替皇帝頂罪？不過好像也不對，如果是一國之君想殺一個人，不至於三四次都殺不掉。

想到這裡，她不免有些慶幸。

這一點，陸晉不能回答她，因為最一開始，他也以為是皇帝下的手。

皇帝和明月郡主之間的種種，以及明月郡主近乎病態的情況，他不好對她說，也不想聒了她的耳朵。於是他沉聲說：「可能是因為撿到妳耳墜的是郡主，不說這

些了，吃菜，一會兒都涼了。」

「哦。」韓嘉宜極聽話，果真低頭吃菜，也順便喝兩口酒暖身子。習慣了果酒的味道，感覺還不算太壞。

困擾她多時的安全問題終於解決了，她感慨萬分，胃口也比先時好了許多，一面吃菜，一面喝酒，不大一會兒，小臉已經紅撲撲的。

「過兩日妳就可以回侯府了。」陸晉放下筷子，「妳之前住的院子需要重新修整，院牆也要重新加高一些。」

「好呀。」韓嘉宜抬頭，衝他仰著臉笑，「大哥，我敬你一杯吧。」

她不由分說倒滿了兩杯酒，一雙眼睛映著光亮，極其誠懇，「大哥，這些日子多謝你了。真的，要是沒有你，我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。」她輕輕笑了笑，緩緩續道：「我小時候，一直遺憾沒個兄弟姊妹。現在我不遺憾了，因為大哥就是很好的兄長啊。」

她最一開始還特別怕他，相處得久了，尤其是這一段時日的相處，她想當初是自己太狹隘了，大哥外冷內熱，對家人真的很好啊。

燈光下，少女淺笑盈盈，一雙明眸寫滿了信賴。

陸晉心口一熱，沒喝多少酒的他竟忽然有些微醺，心跳也漏跳了一拍。他定了定神，飲乾一杯，輕聲道：「妳既然喊我一聲兄長，那我護著妳就是應該的，又何須言謝？」

「你說的也對哦。」韓嘉宜嫣然一笑，點了點頭，「不過我還是要謝謝你。」

喝了酒以後的她活潑愛笑，容光豔麗，讓人不敢逼視。

陸晉垂眸，不與她目光相對，「時候不早了，我先回去，妳也早點歇著吧……」他話未說完，就見她直接趴在了桌上。

陸晉微怔，她這是喝醉了？他哭笑不得，她才喝了多少啊？

「嘉宜、嘉宜……」

她咕噥了一聲，模模糊糊，聽著像是「大哥」，人卻沒有醒過來。

陸晉心尖微燙，耳根也有點灼熱，他低頭，將遮在她臉上的頭髮拂去，心裡竟莫名的酸酸脹脹，最後輕歎一聲，彎腰將她抱了起來。

她不重，但他每一步都走得很慢，很穩。

把她放在內室的床上，他本欲給她除掉鞋襪，然而這念頭只是一閃而過，隨後就轉身出去，喚了信得過的婆子來幫她收拾。

他則輕輕地舒了一口氣，踏著積雪回到自己的房間。

第二十三章 別樣心思

嘉宜的安全問題已經解決，但這件事並沒有真正結束，明面上總要有個說法。

關於皇帝的私事自是不能提的，一切只能另行找個理由，推到其他事情上。

明月郡主自那日被馬蹄所傷之後，一直湯藥不斷，不過到底是控制住，傷勢沒再惡化，只需要日後好好靜養。

太后心疼至極，千秋節也不想過了，只拉著明月郡主的手，「妳得早些好起來，寶兒，妳得好起來。」

明月郡主天生體寒，她冰涼的手被太后握在手心，心緒複雜，良久，只是輕輕點了點頭，「嗯。」

當得知明月郡主要見自己時，陸晉有些詫異，他解決了手頭上的事情後，進宮去見太后和明月郡主。

明月郡主比上次見到時氣色稍微好了一些，人卻更加消瘦，頗有弱不勝衣之態。看見陸晉，她扯出一抹笑意，「我跟他說，我要出宮靜養……」

陸晉了然，「他的意思呢？」

明月郡主沒有回答這個問題。他的意思？他自是不想自己離開他的視線，但是她真的太累了，得試著遠離。

她皺了皺眉，輕輕地按住胸口，試圖減輕疼痛，「你那天說的，等我身體好轉就實施的懲罰，先記著吧。我今天請你來，主要是因為我想起有件東西忘了給你。」

「什麼東西？」陸晉沉聲問。

明月郡主攤開手，手心裡赫然是一只精緻的琉璃耳墜。

她輕聲道：「這個東西，你代我還給她吧。」

陸晉一眼認出這是韓嘉宜遺失的那只耳墜。無他，另一只現在還在他的荷包裡躺著，但是他站在原地，並沒有上前去接。

「怎麼？怕我淬了毒嗎？」明月郡主自嘲一笑，輕輕的搖了搖頭，「不會了，既然她什麼都不知道，我又何必去做無用的壞事？我現在這光景，也不知能活多久……」她停頓了一下，感歎，「果然做壞事都是會有報應的。」

陸晉沒有說話，伸手接過琉璃耳墜，打開荷包，直接放了進去。

然而，就在他打開荷包的那一瞬，明月郡主眼尖地看到了露出的另一只琉璃耳墜，心中一震，那不是……

「陸晉，你荷包裡放的是什麼？」明月郡主聲音有些尖利，似乎看到了不該看到的東西一般，「是耳墜？」

陸晉微覺詫異，卻沒有瞞她，「對，是耳墜。」

先時韓嘉宜提供了三條線索，他向她討要了剩下的那只耳墜去首飾坊打探，可有人打聽過耳墜。

明月郡主神情微變，「和我給你的是一對的？這是、是她給你的？是你拿著它，掉在了長寧侯府的假山旁？」

怪不得他那天說「也可以是旁人拿著她的耳墜落下的」……

陸晉心知不能把嘉宜牽扯進來，明月既認定了是他，那就是他吧，能把嘉宜摘乾淨，肯定更好。

是以，他順著明月郡主的話點了點頭，「是的，她給我的，我一直隨身帶著，那天為了躲你們，在假山旁掉了一只，後來一直沒有找到……」

他話一出口，隱約覺得有些不對，只見明月郡主的神色更古怪了。

耳墜是一個姑娘的隨身飾物，又怎會輕易地贈與一個男子？

「她怎麼會給你耳墜？」明月郡主狐疑地問。

陸晉尚未回答，就聽她說道——

「你們、你們……怪不得、怪不得你覺得我那樣沒錯，怪不得你這段日子極力維護她，怪不得那天你們進宮，她處處看你眼色行事，原來你也……」

果然這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事情。

她緩緩搖了搖頭，慢慢閉上眼睛，輕聲道：「陸晉，別怪我沒提醒你，你們有兄妹的名分……」

這話說得莫名其妙，但陸晉略一思忖，也就懂了她的意思，瞬間尷尬無比，耳根隱隱發燙，又有些慌亂不安。她想到哪兒去了？他隨口道：「我知道，這事妳不用管。」

她是他的繼妹，自然有兄妹名分，待她的戶籍正式遷入侯府，那她在律法上更是名正言順的妹妹，難道明月以為他對嘉宜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心思嗎？

陸晉輕咳一聲，強調，「她是我妹妹，我知道的。」

自嘲一笑，明月郡主按著胸口，聲音極低，「你敢說你們真沒半點別樣心思？」

她止不住咳嗽，咳得眼圈發紅，「算了，我有什麼資格說你，你心裡有數就好。」

陸晉不想再與她多說：「妳如果沒有別的事情，我就回去了。」

在回去的途中，他不自覺回想起明月郡主那番古怪的話，心中略感煩躁。他心裡有數，有數得很。

這幾日，韓嘉宜在長寧侯府的院子仍在修整中，尚不能住人，他尋思著搬來搬去麻煩，不如等那邊收拾好了，她再回去。是以，韓嘉宜如今還住在梨花巷陸宅。這麼一來，陸晉去梨花巷的次數便多了。

今日聽了明月郡主的話，他本該避嫌，但轉念一想，她的琉璃耳墜還在他手上，他該物歸原主才是。反正他們清清白白，又何須計較太多？

於是，陸晉仍回了梨花巷。

今天難得陽光好，韓嘉宜穿著冬天的厚重衣裳，坐在院子裡不知在忙活什麼。

陸晉腳步微頓，輕咳了一聲，「妳不冷嗎，怎麼坐在這兒？」

「啊？」韓嘉宜抬頭，站起身，笑得格外燦爛，「大哥回來了？不冷啊，我有手爐呢。大哥冷了吧？手爐給你。」

「不必，妳抱著吧。」陸晉掃了一眼她手上的東西，好奇問道：「妳在做什麼？」

「這個嗎？」韓嘉宜揚了揚手裡的線，「我想著這段日子錦衣衛的那些大哥們幫了我不少忙，我想親手做點什麼。」

「親手做？」陸晉挑眉，眼中閃過興味，「打算做什麼？」

「刀穗。」韓嘉宜笑道。

這還是她從靜雲那裡得來的靈感。

那天她在錦衣衛指揮使司跟著高亮學了幾招時，發現高亮他們很愛惜自己的佩刀，也喜歡裝飾它。

陸晉輕嗤一聲，心說，果然是小孩兒心性，這種東西誰喜歡？

「我算了算，有小北的、高明的、高亮的……」韓嘉宜輕聲盤算。

她心想，尤其是小北他們，一直穿女裝就為了保護她，這恩情可真不小了。偏生

他們保護她是聽命行事，也不要她的貴重謝禮，那她只能盡點心意了。她不擅針黹，不過做刀穗這種事，熟悉了還挺好玩的，難度也不算很大。聽她盤算了一圈，連王贛都提到了，卻獨獨沒有提到他，陸晉有些意外。

「沒了？」

「沒了啊。」韓嘉宜隨口答道，她都算了好幾次了。

陸晉有意無意提醒，「是不是還缺了一個人？」

「缺了一個人？沒啊。」韓嘉宜眨了眨眼，露出恍然的神色來，「哦，我想起來了。大哥是說平安郡王嗎？他那天說要借給我兩個會武功的侍女來著，不過，他也不用刀，用不著給他吧？」

陸晉眸中的笑意微斂，胡亂「嗯」了一聲。

韓嘉宜察覺到大哥的異常，一時也猜不出緣由，索性不去深想，繼續說：「本來應該也給大哥準備的，只是我記得大哥不喜歡這種東西，上次靜雲送的一直沒見你用過……」

「唔。」陸晉神色緩和了一些，竟是因為這個嗎？她不是刻意略過他？

這麼一想，心裡的悶氣稍微少了一些，只是她因為擔心他不喜歡而直接放棄，連試都不試一下，像什麼話？如果她執意要送，他也不是不能勉為其難地收下。

韓嘉宜晃了晃手上的線，「那大哥你去忙，我也繼續忙活了？」

陸晉眸光輕閃，「妳先放下，我看一看妳那保命三式練得如何了？」他神情如常，頗語重心長地道：「即便是現在沒有性命危險，也不能把保命的功夫落下，刀穗這種小東西倒是隨時都可以做。」

大哥既然這般說了，韓嘉宜自然不能拒絕，她放下手裡的東西，規規矩矩地站在院子中央。

青石板地面上的積雪早就化了，不過地面仍有些濕漉漉的，韓嘉宜有點頭疼，可惜了她這一身衣裳。

陸晉的視線從地面移到她杏色的外衫上，想到保命三式在練習時不可避免會與地面接觸，於是立時改了主意。「算了，改日回了侯府，妳在練功房練習吧，這裡地面濕著不方便。」

韓嘉宜正思索著怎麼跟大哥開口推掉呢，聞言，一雙明眸中立時浮現笑意，她眉眼彎彎，聲音輕軟，「是是是，大哥說的極是。」

她說這話時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著他，像是要看到他心裡去。

陸晉心頭一跳，若無其事地移開了目光，「妳忙吧。」言畢，轉身疾走。

韓嘉宜有些莫名其妙，陸晉剛走，她就「哎呀」一聲，想起一事。她方才做刀穗做得開心，一見了大哥就忘形，竟然忘了把自己準備好的東西給他，那個讓她花了好一番功夫呢。

她輕輕歎一口氣，算了，等會兒再給吧。

陸晉用冷水洗了臉，煩躁的心似乎安定了許多。他雙目微合，耳畔不自覺響起明月郡主的那句「你敢說你們真沒半點別樣心思」的話。

他對自己說，沒有什麼心思，他只當她是妹妹，所以盡力護著她。她當他是兄長，

所以她給其他人謝禮，獨獨漏了他，因為是自家兄妹，所以不在意。

是明月郡主誤會了。

他這麼想著，心裡舒坦了不少，他甚至打開了荷包，取出那一對琉璃耳墜細細端詳。

這是在首飾坊挑了很久才買的，她喜歡這樣的首飾？

忽然，一陣敲門聲打斷了他的思緒，他迅速收起耳墜，沉聲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大哥，是我。」門外是韓嘉宜的聲音。

陸晉緩緩吐出一口濁氣，打開門，望著門口的少女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大哥，我想著既然現在沒事了，我是不是可以回侯府了？」她小聲地說：「在這邊一直給大哥添麻煩……」

「沒什麼麻煩不麻煩。」陸晉垂眸，打斷了她的話，「侯府那邊妳的院子還沒修整好，妳現在回去，是要先住其他地方？過些天還要搬回去，豈不是更麻煩？」

韓嘉宜好看的眉毛微微皺起，「大哥你說的有道理，可是快過年了啊。」

她總不能過年還住梨花巷吧？而且，她也挺想娘的，這幾天雖然見過娘，但是好多話都沒能細說。

陸晉怔了一瞬，點頭，「也是。」

韓嘉宜見他應允，心中喜意更盛。說來真奇怪，以前她儘量遠離他，近來大約是被他保護了一段時間，竟然習慣事事徵詢他的意見，對他信賴無比。

「還有啊，大哥，剛才在院子裡，有個東西我忘了給你。」韓嘉宜低頭，自袖袋裡取出一枚精緻的玉章，眼含期待地遞到陸晉面前，「這是我給你刻的印。」

陸晉下意識問：「蘿蔔大印？」

韓嘉宜瞬間紅了臉，連忙否認，「不是不是，我精心準備送給大哥的，怎麼會拿蘿蔔大印來糊弄？是玉啊。」

她小時候跟著爹爹學過一點刻印的技巧，不過上手的次數少，這次給大哥刻印章花了不少功夫。

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錯覺，大哥的神情有些怔忡。

韓嘉宜繼續說道：「我想大哥不喜歡刀穗，那就做其他的，可惜我手笨，會的也不多……」

「不笨。」陸晉神色淡淡，眸中卻漾起了淺淺的笑意，「能用蘿蔔刻印，也能用玉刻印，哪裡笨了？」

知道他不喜歡刀穗，會用另外一種獨特的東西來代替，也不算笨到家。

韓嘉宜只當他是取笑自己的舊事，清麗的眸子裡隱隱閃過委屈，「蘿蔔大印好雕，這玉章我可就只給大哥一人刻過。」

以前試著刻的，都是給她自己刻的，爹爹瞧不上她的手藝。

陸晉心念微動，她只給他一人刻過？

儘管知道她並無其他想法，可他卻不由得手心發燙。他雙目微斂，心想：陸晉，你不能這樣。

雖然現在她的戶籍還沒遷過來，但你心裡很清楚，她是你的繼妹，在律法上，繼

妹和胞妹的差別不大，不要胡思亂想。

「大哥，你可千萬別嫌棄啊。」韓嘉宜淺笑盈盈，「我刻了好久呢，手都有點酸了。」

刻玉章和刻蘿蔔大印可不一樣，這很花心思的。

陸晉垂眸，輕「嗯」了一聲，將玉章收好，輕聲道：「妳過來，我有東西給妳。」

「什麼？」韓嘉宜應著，隨他入內。

輕咳一聲，陸晉取出兩只琉璃耳墜，放在桌角，「還認得嗎？」

待看清那是何物以後，韓嘉宜眼皮一跳，那段時日的忐忑不安再次浮上心頭，「當然認得。」若不是它，她至於提心吊膽這麼多天嗎？還數次差點喪命。

陸晉看她的神情，猜測她是勾起了往事，沉聲道：「她要還給妳，妳如果還喜歡……」

「不要，不要。」韓嘉宜果斷搖頭，「不要了。」

當初買的時候，肯定是喜歡的，但是經歷了那些事情以後，那些喜歡早就煙消雲散了。她哪裡還敢再次戴它？這段時間，她連耳墜都不想戴了，她又不缺銀錢，真想要耳飾，以後重買就是了，何必再勉強自己戴這個？

她這般避之不及的模樣，教陸晉微微一怔，繼而輕啞一聲。這個妹妹一向惜命，她這樣的回答倒也在他意料之中。

黝黑的眸中漾起淺淺的笑意，陸晉略一頷首，「也行，不過丟掉有些可惜。」

韓嘉宜聽他這麼說，下意識又瞅了一眼，可不是，當初認真挑選的，款式別致，價格也不便宜，丟了真的滿可惜。她隨口說道：「要不，大哥什麼時候路過當舖再將它當掉？我們二八分？」

話一出口，她就暗自後悔。這是大哥，不是二哥，她是瘋了嗎？居然和大哥說把耳墜當掉，還要二八分。

她臉頰發燙，正自思索補救之法，卻見陸晉似是很認真地點了下頭——

「也行，就這麼著吧。」

韓嘉宜喜出望外，眼角、眉梢俱是笑意，「那，大哥，我先回去收拾東西。」

她笑著轉身離去，陸晉卻雙目微合，輕輕捏了捏眉心。

這感覺，不大對。他想，他不能放任這種情緒繼續下去。